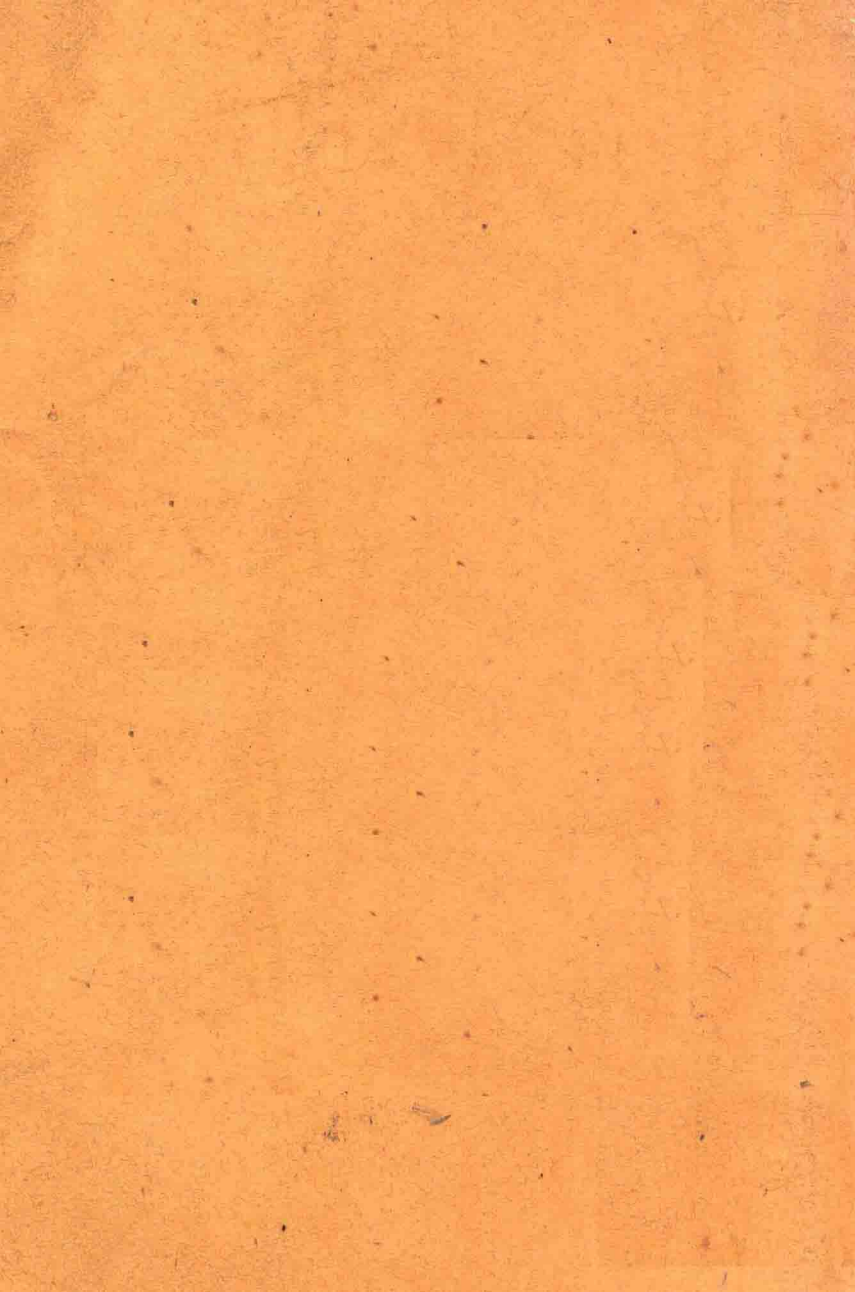




全圖水滸傳

第一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話說故宋哲宗皇帝在時其時去仁宗天子已遠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便有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槍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跡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改作姓高名毬這人吹彈歌舞刺槍使棒相撲頑耍亦胡亂學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却是不會只在東京城裏城外幫閒因幫了一個生鐵王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瓦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親開封府裏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毬斷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裏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高毬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奔一個開賭坊的開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他平生專好情客養閒人招納四方干隔撈漢子高毬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後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赦天下那高毬在臨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東京這柳世權却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生藥鋪的董將仕是親戚寫了一封書信收拾些人事盤纏齋發高毬回東京投奔董將仕家過活當時高毬辭了柳大郎背上包裹離了臨淮州迤邐回到東京逕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下了這一封書董將仕一見高毬看了柳世權來書自肚裏尋思道這高毬我家如何安得着他若是個志誠老實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兒們學些好他却是個幫閒破落戶沒信行的人亦且當初有過犯來被斷配的人舊性必不肯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兒們不學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款待住了十數日董將仕思量出一個路數將出一套衣服寫了一封書簡對高毬說道小人家下螢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後誤了足下我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久後也得個出身足下意內如何高毬大喜謝了董將仕董將仕使個人將着書簡引領高毬逕到學士府內門吏轉報小蘇學

士出來見了高俅，看了來書，知道高俅原是幫閑浮浪的人，心想道：「我這裏如何安得着他？不如做個人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裏做個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他便歡喜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仕書札，留高俅在府裏住了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呈，使個幹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持書送高俅來，拜見了，便喜。隨即寫同書收留高俅在府內做個親隨。自此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自古道：「日遠日疎，日親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專請小舅端王。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個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閑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即如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踢毬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當日王都尉府中，準備筵宴，水陸俱備。請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對席相陪，酒進數杯，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淨手，偶來書院裏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個玉龍筆架，也是這個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頭。』」明日取來一併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謝厚意。想那筆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宮中，便見端王。」又謝了兩個依舊入席飲宴至暮，盡醉方散。端王相別同宮去了。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個鎮紙玉獅子，着一個小金盒子盛了，用黃羅包袱包了，寫了一封書呈，却使高俅送去。高俅領了王都尉鈐旨，將着兩般玉玩器，懷中揣着書呈，逕投端王宮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沒多時，院公出來問道：「你是那個府裏來的人？」高俅施禮罷，答道：「小人是王駙馬府中特送玉玩器來進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裏，和小黃門踢氣毬。你自過去，高俅道：「相煩引進。」院公引到庭門，高俅看時，見端王頭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繡龍袍，腰繫文武雙穗絲絛，把繡龍袍前襟拽扎，揣在絛兒邊，足穿一雙嵌金線飛鳳靴。三五個小黃門相伴着蹴毬。高俅不敢過去，衝撞立在從人背後伺候。也是高俅合當發跡時，運到來，那個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個不着，向人叢裏直滾到高俅身邊。那高

依見氣毬來也是一時的膽量使個驚驚踢踢。端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親隨。受東人使令齎送兩般玉玩器來進獻大王。有書呈在此拜上。端王聽罷笑道：「姐夫直如此掛心。」高俅取出書呈進上。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遞與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問高俅道：「你這來會踢氣毬。你喚做甚麼？」高俅叉手跪覆道：「小的叫做高俅。胡亂踢得幾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要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脚？」端王道：「這是齊雲社。名爲天下圓。但踢何傷。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頭謝罪。解膝下場。纔踢幾脚。端王喝采。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來。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樣。這氣毬一似繃膠黏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裏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次日排個筵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却說王都尉當日晚。不見高俅回來。正疑思間。只見次日門子報道：「九大王差人來傳令旨。請太尉到宮中赴宴。」王都尉出來見了幹人。看了令旨。隨即上馬。來到九大王府前下馬。入宮來見了端王。端王大喜。稱謝兩般玉玩器。入席飲宴間。端王說道：「這高俅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索此人做親隨。如何？」王都尉答道：「既殿下欲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下。端王歡喜。執杯相謝。二人又閒話。一同至晚間。席散。王都尉自回駙馬府去。不在話下。且說端王自從索得高俅做伴之後。留在宮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隨寸步不離。未及兩個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冊立端王爲天子。立帝號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俅道：「朕欲要抬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遷轉的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抬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高俅得做太尉。揀選吉日良辰。去殿帥府裏到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監軍馬步人等。盡來參拜。各呈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一點過。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門管事。高殿帥大怒。喝道：「胡說。」既有手本呈來。却不是那廝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卽是推病在家。快與我拿來。隨卽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且說這王進却無妻子。只有一個老母。

年已六旬之上。牌頭與教頭王進說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著軍正司裏說染病在家，見有患病狀在官。高殿帥焦躁，那裏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教頭只得去走一遭。若還不去，定連累小人了。」王進聽罷，只得捱着病來，進得殿帥府前，參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個喏，起來立在一邊。高俅道：「你那廝便是都軍教頭王昇的兒子？」王進稟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這廝你爺是街上使花棒賣藥的，你省得甚麼武藝？前官沒眼，參你做個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你，托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閒快樂。王進告道：「小人怎敢？其實患病未痊。」高太尉罵道：「賊配軍！你既害病，如何來得？」王進又告道：「太尉呼喚，不敢不來。」高殿帥大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與我打這廝。衆多牙將都是和王進好的，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大尉上任好日，頭權免此人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衆將之面，饒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理會。」王進謝罪罷，起來抬頭看了，認得是高俅，出得衙門，歎口氣道：「我的性命，今番難保了。」俺道是甚麼高殿帥，却原來正是東京幫閒的圓社高二。比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親一棒打翻，三四個月將息不起。有此之讎，他今日發跡，得做殿帥。府太尉正待要報讎，我不想正屬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他爭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娘道：「我兒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恐沒處走。」王進道：「母親說得是。兒子尋思，也是這般計較。只有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曾到京師的，愛兒子使槍棒，何不逃去投奔他們？那邊是用人去處，足可安身立命。當下母子二人商議定了。其母又道：「我兒，和你要私走，只恐門前兩個牌軍是帥殿府撥來伏侍你的。若他得知，須走不脫。」王進道：「不妨。母親放心。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當下日晚未昏，王進先叫張牌入來，分付道：「你先吃了些晚飯，我使你一處去幹事。」張牌道：「教頭使小人那裏去？」王進道：「我因前日病患，許下酸棗門外嶽廟裏香願。明日早要去燒炷頭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廟祝，教他來日早些開廟門。等我來燒炷頭香，就要三牲獻劉李王。你就廟裏歇了。等我張牌答應，先喫了晚飯，叫了安置，望廟中去了。當夜母子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細軟銀兩，做一擔兒，打挾了，又裝兩個料袋，袱駝，拴

在馬上的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進叫起李牌分付道：「你與我將些銀兩去嶽廟裏和張牌買個三牲，煮熟在那裏等候。我買些紙燭，隨後便來。」李牌將銀子望廟中去了。王進自去備了馬，牽出後槽，將料袋袱駝搭上去，把索子拴縛牢了，牽在後門外。扶娘上了馬，家中粗重都棄了，鎖上前後門，挑了擔兒，跟在馬後。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勢出了西華門，取路望延安府來。且說兩個排軍買了福物，煮熟在廟等到已牌，也不見來。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尋時，只見鎖了門，兩頭無路，尋了半日，並無有人。看看待晚，嶽廟裏張牌疑思：「一直奔回家來，又和李牌尋了一黃昏，看看黑了，兩個見他當夜不歸，又不見了他老娘。」次日兩個排軍又去他親戚之家訪問，亦無尋處。兩個恐怕連累，只得去殿帥府首告。王教頭裏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見告大怒道：「賊配軍在逃，看那廝待走那裏去？」隨即押下文書，行開諸州各府捉拿逃軍王進。二人首告，免其罪責，不在話下。且說王教頭母子二人自離了東京，免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在路一月有餘，忽一日天色將晚，王進挑着擔兒跟在娘的馬後，口裏與母親說道：「天可憐見，慚愧了我母子兩個脫了這天羅地網之危。此去延安府不遠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二人歡喜，在路上不覺錯過了宿頭，走了這一晚，不遇着一起村坊，那裏去投宿？是好，正沒理會處，只見遠遠地林子裏閃出一道燈光來。」王進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裏，陪個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當時轉入林子裏來看時，却是一所大院，一週遭都是土牆，牆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樹。當時王教頭來到莊前，敲門多時，只見一個壯客出來。王進放下擔兒，與他施禮。莊客道：「來俺莊上有甚事？」王進答道：「實不相瞞，小人母子二人食行了些路程，錯過了宿店，來到這裏，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欲投貴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納房金，萬望週全，方便莊客。答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問莊主太公。肯時，但歇不妨。」王進又道：「大哥方便。」莊客入去多時，出來說道：「莊主太公教你們兩個入來。」王進請娘下了馬，王進挑着擔兒，就牽了馬，隨莊客到裏面打麥場上歇下。擔兒把馬拴在柳樹上。子母二人直到草堂上來見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鬚髮皆白，頭戴遮塵暖帽，身穿直縫寬衫，腰繫皂絲絛，足穿熟皮靴。王進見了，便拜。太公連

忙道：客人休拜，你們是行路的人，辛苦風霜，且坐一坐。王進母子二人敘禮罷，都坐定。太公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如何昏晚到此？王進答道：小人姓張，原是京師人，爲因消折了本錢，無可營生，要來延安府投奔親眷。不想今日路上食行了程途，錯過了宿店，欲投貴莊假宿一宵。來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納。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入那個頂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二位，敢未打火，叫莊客安排飯來。沒多時，就廳上放開條桌子，莊客托出一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桌下。先燙酒來，篩下。太公道：村落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怪。王進起身謝道：小人母子無故相擾，此恩難報。太公道：休這般說。且請喫酒。一面勸了五六杯酒，搬出飯來。二人吃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進母子到客房裏安歇。王進告道：小人母親騎的頭口相煩寄養草料，望乞應付。一併拜酬。太公道：這個不妨。我家也有頭口驢馬，教莊客牽在後槽，一發喂養。王進謝了，挑那擔兒到客房裏來。莊客點上燈火，一面提著湯來洗了脚。太公自同後面去了。王進母子二人謝了莊客，掩上房門，收拾歇息。次日睡到天曉，不見起來。莊主太公來到客房前，過聽得王進老母在房裏聲喚。太公問道：客官天曉好起了？王進聽得慌忙出房來，見太公施禮說道：小人起多時了，夜來多多攪擾，甚是不當。太公問道：誰人如此聲喚？王進道：實不相瞞，太公說老母鞍馬勞倦，昨日心痛病發。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有個醫心痛的方，叫莊客去縣裏撮藥來，與你老母親吃，教他放心慢慢地將息。王進謝了，話休絮繁。自此王進母子二人在太公莊上服藥，住了五六日，覺到母親病痊了。王進收拾要行。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一個後生脫膊着，刺着一身青龍，銀盤也似一個面皮，約有十八九歲，拿條棒在那裏使。王進看了半晌，不覺失口道：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綻，贏不得真好漢。那後生聽得大怒，喝道：你是甚麼人，敢來笑話我的本事？俺經了七八個有名的師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找一找麼？說猶未了，太公到來，喝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道：叵耐這廝笑話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會使槍棒？王進道：頗曉得些。敢問長上，這後生是宅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漢的兒子。王進道：既然是宅內小官人，若愛學時，小人點撥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

時十分好，便教那後生來拜師父。那後生那裏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聽這廝胡說，若喫他贏得我這條棒時，我便拜他爲師。」王進道：「小官人，若是不當真時，較量一棒要子。」那後生就空地當中，把一條棒使得風車兒似轉，向王進道：「你來，你來，怕你不算好漢。」王進只是笑，不肯動手。太拿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頑時，使一棒，何妨？」王進笑道：「恐衝撞了令郎時，須不好看。」太公道：「這個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亦是他自作自受。」王進道：「恕無禮。」去槍架上拿了一條棒，在手裏，來到空地上，使個旗鼓。那後生看了一看，拿條棒滾將入來，逕奔王進。王進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後生輪着棒，又趕入來。王進回身，把棒望空地裏劈將下來。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王進却不打下來，將棒一掣，却望後生懷裏直掣將來，只一繳，那後生的棒丟在一邊，撲地望後倒了。王進連忙撇了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那後生爬將起來，便去傍邊掇條凳子，納王進坐，便拜道：「我枉自經了許多師家，原來不值半分。」師父沒奈何，只得請教王進道：「我母子二人，連日在此攬擾宅上，無恩可報，當以效力。」太公大喜，教那後生穿了衣裳，一同來後堂坐下，叫莊客殺一個羊，安排了酒食，果品之類，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赴席。四個人坐定，一面把盞。太公起身勸了一杯酒，說道：「師父如此高強，必是個教頭。小兒有眼不識泰山，王進笑道：「好不廝欺，僧不廝瞞。小人不姓張，俺是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王進的便是。這槍棒終日搏弄，爲因新任一個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帥府太尉，懷挾舊讎，要奈何王進。小人不合屬他所管，和他爭不得，只得母子二人，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种經略相公處勾當，不想來到這裏，得遇長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連日管顧，甚是不當。既然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學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太公見說了，便道：「我兒可知輸了，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王進。太公道：「教頭在上，老漢祖居在這華陰縣界前面，便是少華山。這村便喚做史家村，村中總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漢的兒子，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槍使棒。母親說他不得一氣死了。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父教他。又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繡，肩膊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教頭今日

既到這裏一發成全了他亦好。老漢自當重重酬謝。王進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說時，小人一發教了令郎方去。自當日爲始，吃了酒食，留住王教頭母子二人在莊上。史進每日求王教頭點撥十八般武藝，一一從頭指教。史太公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不在話下，不覺荏苒光陰，早過半年之上。史進十八般武藝，矛鎗弓弩，銖鞭劍，劍鏈，撾斧，鐵井，戈戟，牌棒，與槍扒，一一學得精熟，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真妙。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自思：「在此雖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來，相辭要上延安府去。史進那裏肯放？說道：「師父只在此間過了小弟奉養你母子二人，以終天年，多少是好？」王進道：「賢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來，負累了你，不當穩便。以此兩難，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種經略處勾當，那裏是鎮守邊庭，用入之際，足可安身立命。」史進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個筵席送行，托出一盤兩個緞子，一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收拾了擔兒，備了馬，子母二人相辭史太公。王進請娘乘了馬，望延安府路途進發。史進叫莊客挑了擔兒，親送十里之程，心中難捨。史進當時拜別了師父，灑淚分手，和莊客自回。王教頭依舊自挑了擔兒，跟着馬子母二人自取關西路上去了。話中不說王進去投軍役，只說史進回到莊上，每日只自打熬氣力，亦且壯年，又沒老小，半夜三更起來演習武藝，白日裏只在莊後射弓走馬，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太公染病，患證數日不起。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嗚呼哀哉。太公沒了，史進一面備棺槨盛殮，請僧修設好事，近齋理七薦拔太公，又請道士建立齋醮，超度昇天，整做了十數壇好事，功果道場，遵了吉日良時，出喪安葬。滿村中三四百史家莊戶都來送喪，掛孝，埋殯在村西山上租墳內了。史進家自此無人管業。史進又不肯務農，只要尋人使家生，較量槍棒。自史太公死後，又早過了三四個月，日當時六月中旬，炎天正熱，那一日史進無可消遣，提個交牀，坐在打麥場邊柳陰樹下乘涼，對面松林，透過風來。史進喝采道：「好涼風，正乘涼哩，只見一個人探頭探腦在那裏張望。」史進喝道：「作怪，誰在那裏張俺莊上？」史進跳起身來，轉過樹背後，打一看時，認得是獵戶標免李吉。史進喝道：「李吉，張我莊內做甚麼？莫不是來相腳頭？」李吉向前唱喏道：「大郎，小人要

尋莊上矮邱乙郎吃碗酒，因見大郎在此乘涼，不敢過來衝撞。史進道：「我且問你，往常時你只是擔些野味來，我莊上賣，我又不曾虧了你，如何一向不將來賣與我？敢是欺負我沒錢？」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沒有野味，以此不敢來。」史進道：「胡說！偌大一個少華山，恁地廣闊，不信沒有個獐兒、兔兒？」李吉道：「大郎原來不知，如今山上添了一夥強人，紮下一個山寨，聚集着五百個小嘍囉，有百十匹好馬，爲頭那個大王喚作神機軍師朱武。第二個喚做跳澗虎陳達，第三個喚做白花蛇楊春。這三個爲頭打家劫舍，華陰縣裏禁他不得，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拿他，誰敢上去拿他？因此，小人們不散上山打捕野味，那討來賣？」史進道：「我也聽得說有強人，不想那廝們於此大弄，必然要惱人。」李吉道：「你今後有野味時尋些來。」李吉唱個喏自去了。史進歸到廳前，尋思這廝們大弄，必要來弄惱村坊，既然如此，便叫莊客揀兩頭肥水牛來殺了，莊內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燒了一陌順溜紙，便叫莊客去請這當村裏三四百史家莊戶，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齒坐下，教莊客一面把盞勸酒。史進對衆人說道：「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個強人，聚集着五百小嘍囉，打家劫舍。這廝們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囉哩。我今特請你衆人來商議，倘若那廝們來時，各家準備。我莊上打起梆子，你衆人可各執槍棒前來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遞相救護，共保村坊。如若強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衆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做主。梆子響時，誰敢不來當晚？」衆人謝酒，各自分散回家，準備器械。自此史進修整門戶，牆垣安排莊院，設立幾處梆子，拴束衣甲，整頓刀馬，提防賊寇，不在話下。且說少華山寨中三個頭領，坐定商議爲頭的神機軍師朱武，那人原是定遠人氏，能使兩口雙刀，雖無十分本事，却精通陣法，廣有謀略。第二個好漢姓陳名達，原是鄆城人氏，使一條出白點鋼槍。第三個好漢姓楊名春，蒲州解良縣人氏，使一口大桿刀。當日朱武却與陳達、楊春說道：「如今我聽得華陰縣裏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捉我們，誠恐來時要與他廝殺。只是山寨錢糧欠少，如何不去劫擄些來，以供山寨之用？聚積些糧食在寨裏，防備官軍來時，好和他打熬。」跳澗虎陳達道：「說得是。如今便去華陰縣裏先問他借糧，看他如何。」白花蛇楊春道：「不要華陰縣去，只要蒲城縣，萬無一失。」陳達道：「蒲

城縣人戶稀少。錢糧不多。不如只打華陰縣。那裏人民豐富。錢糧廣有。楊春道。哥哥不知。若是打華陰縣時。須從史家村過。那個九紋龍史進。是個大蟲。不可去撩撥他。他如何肯放我們過去。陳達道。兄弟好懦弱。一個村坊過去。不得恁地。敢抵敵官軍。楊春道。哥哥不可小覷了他。那人端的了得。朱武道。我也曾聞他十分英雄。說這人真有本事。兄弟。你去罷。陳達叫將起來。說道。你兩個閉了鳥嘴。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他只是一個人。須不三頭六臂。我不信。喝叫小喽囉。快備我的馬來。如今便先去打史家莊。後取華陰縣。朱武楊春再三諫勸。陳達那裏肯聽。隨即披掛上馬。點了一百四五十小喽囉。鳴鑼擂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且說史進正在莊前。整裝刀馬。只見莊容報知此事。史進聽得。就莊上敲起梆子來。那莊前莊後。莊東莊西。三四百家莊戶。聽得梆子響。都拖槍拽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齊都到史家莊上。看了史進頭戴一字巾。身披朱紅甲。上穿青錦襖。下着抹綠靴。腰繫皮搭膊。前後鐵掩心。一張弓。一壺箭。手裏拿一把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莊客牽過那匹火炭赤馬。史進上了馬。綽了刀。前面擺着三四十壯健的莊客。後面列着八九十村蠢的鄉夫。及史家莊戶。都跟在後頭。一齊吶喊。直到村北路口。那少華山陳達引了人馬飛奔到山坡下。便將小喽囉擺開。史進看時。見陳達頭戴乾紅凹面巾。身披裏金生鐵甲。上穿一領紅袖襯。脚穿一對弔墩靴。腰繫七尺攢線搭膊。坐騎一匹高頭白馬。手中橫着丈八點鋼矛。小喽囉趁勢。便吶喊。二員將就馬上相見。陳達在馬上看着史進。欠身施禮。史進喝道。汝等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迷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你也須有耳朵。好大膽。直來太歲頭上動土。陳達在馬上答道。俺山寨裏欠少些糧食。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絲貴莊。假一條路。並不敢動一根草。可放我們過去。回來自當拜謝。史進道。胡說。俺家見當里正。正要來拿你這夥賊。今日倒來經絲我村中過。却不拿你。倒放你過去。本縣知道。須連累於我。陳達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煩借一條路。史進道。甚麼閒話。我便肯時。有一個不肯。你問得他肯便去。陳達道。好漢。叫我問誰。史進道。你問得我手裏這口刀。肯便放你去。陳達大怒道。趕人不要趕上。休得要逞精神。史進也怒。輪手中刀。驟坐下馬。來戰陳達。陳達也拍馬挺鎗。來迎史進。兩個交馬。鬥

了多時。史進費個破綻，讓陳達把鎗望心窩裏搗來。史進却把腰一閃，陳達和鎗攔入懷裏來。史進輕舒猿臂，款扭猿腰，只一拏，把陳達輕輕擄離了鞍花鞍，款款揪住了線搭膊，只一丟，丟落地。那匹戰馬，撥風也似去了。史進叫莊客將陳達鄉縛了，衆人把小樓囉一趕都走了。史進回到莊上，把陳達鄉在庭心內柱上，等待一發。拿了那兩個賊首，一併解官請賞。且把酒來賞了衆人，教且擺散。衆人喝采，不枉了大郎如此豪傑。休說衆人歡喜飲酒，却說朱武、楊春兩個正在寨裏猜疑，捉摸不定。且教小樓囉再去探聽消息。只見回去的人，牽着空馬奔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陳家哥哥不聽二位哥哥所說，送了性命。朱武問其緣故，小樓囉備說交鋒一節。怎當史進英雄，朱武道：「我的言語不聽，果有此禍。」楊春道：「我們盡數都去與他死併如何？」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尙自輸了，你如何併得他過？我有一條苦計，若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楊春問道：「如何苦計？」朱武附耳低言說道：「只除恁地。」楊春道：「好計！我和你便去，事不宜遲，再說。」史進正在莊上忿怒未消，只見莊客飛報道：「山寨裏朱武、楊春自來了。」史進道：「這廝合休。」我教他兩個一發解官，快牽過馬來，一面打起柳子。衆人早都到來。史進上了馬，正待出莊門，只見朱武、楊春步行已到莊前，兩個雙雙跪下，擎着四行眼淚。史進下馬來，喝道：「你兩個跪下如何說？」朱武哭道：「小人等三個，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當初發願道：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雖不及關張劉備的義氣，其心則同。今日小弟陳達不聽好言，誤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貴莊，無計懇求。今來一逕就死，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解官請賞，誓不皺眉。我等就英雄手內請死，并無怨心。」史進聽了，尋思道：「他們直恁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反教天下好漢們恥笑我不英雄。自古道：大蟲不吃伏肉史。史進便道：你兩個且跟我進來。」朱武、楊春并無懼怯，隨了史進，直到後廳前跪下。又教史進鄉縛。史進三回五次叫起來，他兩個那裏肯起來。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史進道：「你們既然如此義氣深重，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我放陳達，還你如何？」朱武道：「休得連累了英雄，不當穩便。」可把我們去解官請賞。」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吃我酒食麼？」朱武道：「一死尙然不懼，何況酒肉乎？」當時史進大喜，解放陳達，就後廳上座置酒設席，管待三人。朱武、楊春

陳達拜謝大恩，酒至數杯，少添春色，酒罷，三人謝了史進，同山去了。史進送出莊門，自回莊上，却說朱武等三人歸到寨中，坐下。朱武道：「我們非這條苦計，怎得性命在此？雖然救了一人，却也難得史大郎爲義氣上放了人們。過幾日，備些禮物送去，謝他救命之恩。」話休絮繁，過了十數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使兩個小嘍囉，乘月黑夜送去。史家莊上當夜敲門，莊客報知。史進火急披衣來到莊前，問小嘍囉：「有甚話說？」小嘍囉道：「三個頭領再三拜覆，特使進獻些薄禮，酬謝大郎不殺之恩，不要推却。」望乞笑留，取出金子，遞與史進。初時推却，次後尋思道：「既然好意送來，受之爲當。」叫莊客置酒款待小校，喫了半夜酒，把些零碎銀兩賞了。小校同山，又過半月有餘。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議，擄掠得好大珠子，又使小嘍囉連夜送來莊上。史進受了，不在話下。又過了半月，史進尋思道：「也難得這三個敬重我，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次日，叫莊客尋個裁縫，自去縣裏買了三匹紅錦，裁成三領錦襖子，又揀肥羊煮了三個，將大盒子盛了，委兩個莊客去送。史進莊上有個爲頭的莊客王四，此人頗能答應官府口舌利便，滿莊人都叫他做賽伯當。史進教他同一個得力莊客挑了盒擔，直送到山下。小嘍囉問了備細，引到山寨裏，見了朱武等三個頭領，大喜，受了錦襖子，并肥羊酒禮，把十兩銀子賞了莊客。每人吃了十數碗酒，下山同歸莊內，見了史進，說道：「山上頭領多多上覆，史進自此常常與朱武等三人往來，不時間，只是王四去山寨裏送物事，不止一日。寨裏頭領也頻頻地使人送金銀來與史進，莊裏光陰，時遇八月中秋到來，史進要和三人說話，約至十五夜來莊上賞月飲酒。」先使莊客王四齎一封請書，直去少華山上，請朱武、陳達、楊春來莊上赴席。王四馳書，逕到山寨裏，見了三位頭領，下了來書。朱武看了大喜，三個應允，隨即寫封回書，賞了王四五兩銀子，吃了十來碗酒。王四下得山來，正撞着時常送物事來的小嘍囉，一把抱住，那裏肯放。又拖去山路邊村酒店裏，喫了十數碗酒。王四相別了同莊一面走着，被山風一吹，酒却湧上來，跟踉跄跄，一步一擱，走不得十里之路，見座林子，奔到裏面，望着那綠茸茸沙草地上撲地倒了。原來標免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張覓兒，認得是史家莊上王四，趕入林子裏來扶他，那裏扶得動，只見王四搭

牌裏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道：「這廝醉了，那裏討得許多？何不拿他些？」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自是生出機會來。李吉解那搭膊，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來。李吉拿起，頗識幾字，將書拆開看時，上面寫着「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中間多有兼文帶武的言語，却不識得。只認得三個名字。李吉道：「我做獵戶，幾時能穀發跡？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財，却在這裏。」華陰縣裏見出三千貫賞錢，捕捉他三個賊人。匡耐史進那廝，前日我去他莊上尋矮邱乙郎，他道我來相脚頭，躡盤你原來倒和賊人來往。銀子並書都拿去了。望華陰縣裏來出首，却說莊客王四一覺直睡到二更方醒，覺來看見月光微微照在身上，吃了一驚，跳將起來，却見四面都是松樹，便去腰裏摸時，搭膊和書都不見了。四下裏尋時，只見空搭膊在沙草地上。王四只管叫苦，尋思道：「銀子不打緊，這封回書却怎生好？」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自道：「若回去莊上說脫了回書，大郎必然焦躁，定是趕我出去，不如只說不曾有回書。」那裏查照，計較定了。飛也似取路歸來莊上，却好五更天氣。史進見王四回來，問道：「你緣何方纔歸來？」王四道：「托主人福蔭，寨中三個頭領都不肯放，留住王四吃了半夜酒。因此回來遲了。」史進又問：「曾有回書麼？」王四道：「三個頭領要寫回書，却是小人道：『三位頭領既然準來赴席，何必回書？』」小人又有杯酒，路上恐有失脫，節不是要處。史進聽了大喜，說道：「不枉了諸人叫你賽伯當，真個了得。」王四應道：「小人怎敢差遲？」路上不曾住脚，一直奔回莊上。史進道：「既然如此，教人去縣裏買些果品菜酒，伺候。」不覺中秋節至，是日晴明得好。史進當日分付家中莊客宰了一腔大羊，殺了百十個鷄鵝，準備下酒食筵宴。看看天色晚來，少華山上朱武、陳達、楊春三個頭領分付小廝囉看守寨柵，只帶三五個做伴，將了朴刀，各跨口腰刀，不騎鞍馬，步行下山，逕來到史家莊上。史進接着，各敘禮罷，請入後園。莊內已安排下筵宴。史進請三位頭領上坐，史進對席相陪，便叫莊客把前後莊門拴了一面，飲酒。莊內莊客輪流把盞，一邊割羊勸酒，酒至數杯，却早東邊推起那輪明月。史進和三個頭領敘說舊話，新言只聽得牆外一聲喊起，火把亂明。史進大驚，跳起身來道：「三位賢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莊客不要開門，搬條梯子上牆打一看時，只見是華陰縣尉

在馬上引着兩個都頭帶着三四百士兵圍住莊院。史進和三個頭領只管叫苦。外面火光中照見鋼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擺得似麻林一般。兩個都頭口裏叫道：「不要走了強賊！不是這夥人來捉史進。」並三個頭領怎地教史進先殺了一二個人，結識了十數個好漢，直教蘆花深處屯兵，士荷葉陰中泊戰船。畢竟史進與三個頭領怎地脫身，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話說當時史進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個頭領跪下道：「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爲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縛我三個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史進道：「如何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若是死時，我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你等起來放心，別作圓便。」且等我問個來歷情緣。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個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兩個都頭道：「大郎，你兀自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裏。」史進喝道：「李吉，你如何誣告平人？」李吉應道：「我本不知。林子裏拾得王四的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問道：「你說無回書，如何却又又有書？」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怕史進了，得不敢奔入莊裏來捉人。三個頭領把手指道：「且答應外面。」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你兩個都頭都不必鬪動，權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個都頭都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請賞。」史進下梯子，來到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一刀殺了。喝教多多莊客把莊裏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收拾盡數打疊起來。一壁點起三四十個火把，把莊裏史進和三個頭領全不披掛，鎗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拽扎起把莊後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見裏面火起，都奔來看。後面史進却就中堂又放起火來，太開莊門，吶聲喊殺。將出來，史進當頭朱武、楊春在中，陳達在後，和小嘍囉並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西。史進却是個大蟲，那裏攔當得住。後面火光亂起，殺開條路，衝將出來，正迎

着兩個都頭並幸吉。史進見了大怒，隸人相見分外眼明。兩個都頭見勢頭不好，轉身便走。幸吉也却待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刀，把幸吉斬做兩段。兩個都頭正待走時，陳達、楊春趕上一個一扑刀，結果了兩個性命。縣尉驚得跑馬走回去了。衆士兵那裏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不知去向。史進引着一行人，且殺且走，直到少華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忙叫小喽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不在話下。一連過了幾日，史進尋思：「一時間要救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些細軟家財，蠶重什物盡皆沒了，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略府勾當，我先要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曾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如今要去尋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過幾時，再作商議。」若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靜了，小弟們與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只是我今去難離留，我若尋得師父，也要那裏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樂。」朱武道：「哥哥便在此間做個寨主，却不快活，只恐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個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來點污了？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史進住了幾日，定要去找朱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只自收拾了些散碎銀兩，打拴一個包裹，餘者多的盡數寄留在山寨。史進頭帶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兒，下裹一項連青抓角轆頭巾，頂上明黃縷帶，身穿一領白紵絲雨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揸五指梅紅攢線搭膊，青白間道行纏絞脚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鈹，磨口雁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辭別朱武等三人。衆多小喽囉都送下山來。朱武等灑淚而別，自回山寨去了。只說史進提了朴刀，離了少華山，取路投關西正路，望延安府路上來，免得飢食渴飲，夜住曉行，獨自行了半月之上，來到渭州這裏，也有一個輕略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這裏？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個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裏來，揀一副坐位坐了。茶博士問道：「客官喫甚茶？」史進道：「喫個泡茶。」茶博士點個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問道：「這裏經略府在何處？」茶博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問經略府內有個東京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道：「這府裏教頭極多，有三四個姓王的，不知那個是王進。」道猶未了，只見一個大

漢大踏步竟走入茶坊裏來。史進看他時，是個軍官模樣，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個太原府紐絲金環上穿一領鵝鵲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繚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頭邊一部貉髯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那人入到茶房裏面坐下。茶博士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位提轄，便都認得。」史進忙起身施禮道：「客官請坐。」茶博士道：「那人見史進長大魁偉，條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兩個坐下。」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尊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經略府提轄姓魯，諱個達字，敢問阿哥，你姓甚麼？」史進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小人有個師父，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在此經略府中有也？」無魯提轄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麼九紋龍史大郎？」史進拜道：「小人便是。」魯提轄連忙還禮，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如聞名。你要尋王教頭，莫不是在東京，惹了高太尉的王進？」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道：「俺也聞他名字，那個阿哥不在這裏？」洒家聽得說他在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俺這渭州却是小種經略相公鎮守，那人不在這裏。你既是史大郎時，多聞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喫杯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便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茶博士，應道：『提轄但喫不妨，只顧去。』」兩個挽了胳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衆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們看一看。」分開人衆，看時，中間裏一個人，仗着十來條桿棒，地上攤着十數個膏藥，一盤子盛着，插把紙標兒在上面，却原來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史進見了，却認得他，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叫做打虎將李忠。史進就入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裏？」魯提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也和俺去吃三杯。」李忠道：「待小子買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奈煩等你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服，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入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魯達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罵道：「這廝們夾着屁股撒開，不去的。」洒家便打衆人，見是魯提轄，一闌都走了。李忠見魯達兇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寄頓了鎗棒，三個人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個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